

人生

第五卷 第七期

● 目錄 ●

我們的話	本社
論和尚當兵	心悟
佛學是人生的指南針	慈氏
卽人成佛的釋尊	中觀
佛的人生觀	謝鶴年
人生必經的階段	宏慈
學佛不一定要出家	今覺
由東西方人對於佛教不同的看法說起	念生
攝論概說	果宗
生佛同體的人生哲學	真源
燈塔	力青
禪境	如風
玉琳國師	脚夫
菲律賓佛教點滴	記者
念佛生西的鐵證	莫佩嫻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我們的話

東方民族的精神

最近大韓民國李承晚總統，爲反對姑息，爭取韓國統一，釋放反共戰俘，舉世震動，這不特表示大韓民國人民爭取統一的決心，並且發揚東方民族不屈不撓正義的精神。大韓民族有這種精神，決不會亡國！

東方民族一直受西方民族愚弄，他們高興的時候，會幫助你，不高興的時候，會出賣你，這是西方民族一貫的作風。假使不是雅爾達會議出賣中國，怎麼會有韓國的戰爭，甚至要美國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二名青年流血，而耗去一百五十億戰費？假使再出賣大韓民國，則遠東以及整個自由世界後患無窮。我們希望李承晚總統不特釋放韓籍反共戰俘，並且要釋放所有反共戰俘，這樣才能贏得所有反共國家偉大的同情。

傳戒救國

據說，「中佛會」近動議要傳戒，不管傳戒後果如何？但傳戒事宜，應由各大大寺廟主持。今日「中佛會」本身應做要做的太多了，這個不在會章規定的任務，何必去多事？同時，傳戒要有其目的，若以傳戒救國，如唐天寶年間，安祿山叛變，神會和尚爲協助郭子儀將軍籌餉，開壇傳戒，以傳戒所得資金，悉資獻於國家以助軍需，假使以這樣的目的傳戒則可。要以傳戒整理本省佛教，請先製定整理本省佛教的條例，否則，漫無目的，儘可不必。

對撤廢春秋祭典的規定

海上居民，富有神祕的觀念，故本省每年大小拜拜不知幾多，政府爲提倡節約，將全年大小拜拜統一於春秋祭典，其用意至善。但事實上舊祭典無法撤廢，而新的祭典反增加兩次，其耗費比前增加，所以臺北市人民對統一春秋祭典日期，是否適當，引起深刻的批評。甚至有人認爲本省大小拜拜，習慣既久無法廢除，建議請政府撤廢農曆三月廿五日及國曆十月廿五日春秋祭典規定。

我們認爲拜拜雖屬浪費，然在鞏固人民傳統尊忠重義民族精神上，且富有向心的潛伏的力量，這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對於大小拜拜，既不能廢除，但在此時期，又不能不節約，我們主張凡是遇到大拜拜時期，請政府宣佈禁屠三日，從根本上實行節約，一律用素菜祭祀，這樣一舉兩得，人民也許會樂意的！

抗議菲國無辜禁僑

去年十二月，菲律賓，藉口整肅共黨，集體逮捕華僑三百零九名，經多方調查，吾人認爲其中絕大多數無辜，迄今尙有一百五十二人長期被禁。最近菲方又增加其罪，欲集體放逐。在此東亞赤潮高漲時期，中菲兩國同爲太平洋反共支柱，菲方無辜逮捕我國僑民，不獨違背人道主義，而這種不友好的態度，直接影響於中菲兩國邦交及兩國人民情感，實深遺憾！我們希望菲方當局要有遠大目光，認清中菲兩國前途關係重大，對華僑應予合法保障。同時，對無辜華僑應速予合法保障。同時，對無辜華僑應速予合法保障。

予合法合理的解決，以致睦中菲兩國邦交，維護人道。

東埔案佛教徒擁護獨立

東埔案是越南三邦之一，該國百分之七十人民爲佛教徒，每一個人都要做一和尚，全國寺廟約一千六百多所。自錫哈諾國王向法國要求完全獨立後，東國即入緊張狀態。東國佛教徒一致擁護獨立，並不惜發動一次神聖戰爭。東南亞民族化的民族，倘能一致團結起來，不特對於東南亞民族前途具有決定性作用，且對整個東亞局勢安定也有其決定的影響，我們希望法國要放棄殖民地政策，不要再壓迫東國的人民了。

佛教要聞

臺北

中國佛教會於六月九日下午二時開第二屆常務理事第八次會議，開以該會秘書長劉中一居士因病堅決辭職，遂推南亭老法師爲該會秘書長，並請白聖法師爲駐會常務理事云。

又，中國佛教會於六月九日下午三時召開第二屆第二次理事聯席會議，出席理事卅餘人，討論議案計有九項。關於籌辦本年傳戒一案，曾引起各理事熱烈討論，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前者有律航等數位理事，後者有心悟等數位理事。他們正反兩方面均有充分的理由。因此最後的決議：由另組傳戒研究委員會詳細研究辦法，而該委員會須包括該會正反兩派人士。

又，中國佛教會爲去年冬季大仙寺傳戒，依照該會會章及傳戒規則印製之戒牒及同戒錄，已於六月九日全部印製完成，並推該會常務理事白聖法師率同會性法師前往南部分發云。

汐止

汐止彌勒內院了中法師，奉令於六月十一日加入第二期補充訓練。聞該院同學及各地之青年法師以此爲佛教史上空前

教徒一致擁護獨立，並不惜發動一次神聖戰爭。東南亞民族化的民族，倘能一致團結起來，不特對於東南亞民族前途具有決定性作用，且對整個東亞局勢安定也有其決定的影響，我們希望法國要放棄殖民地政策，不要再壓迫東國的人民了。

的大事，特於同月八日請了中法師在臺北功德林聚談，以表歡送之忱，並示佛教徒對此事之重視。而汐止靜修院住持達心玄光二師，亦於同月十日在該院設席歡送。是晚並在內院開同樂晚會，參加之四眾同道共有五六十人，場面頗爲熱鬧云。

新竹

新竹淨業院住持永修比丘尼，於六月四日圓寂，十四日舉行火葬，開檢拾骨灰時，曾發現有白黑紫三色之舍利子數十顆云。

宜蘭

宜蘭週六念佛會到本年舊曆五月十六日適爲成立週年紀念日，全體道友於是日上午假北門雷音寺大殿上供、念佛、開會慶祝、中午聚餐，到有男女居士百餘人。晚間假座天后宮廣場佈教，請星雲法師講演佛法，法師以「佛教的報恩主義」爲題，講解一小時餘，聽衆擁擠，交通爲阻，莫不皆大歡喜云。

羅東

羅東念佛會已於月前成立，每逢月之初一日及十五日念佛一次。五月十五日爲第三次念佛，星雲法師蒞臨開示，法師講「修學佛法應有的認識」，聽衆數百人，均對佛法讚歎倍受。（下轉17頁）

論和尙當兵

為歡送了中法師入營受訓而作

了中法師於六月十一日奉令入營受訓(第二期補充兵)。這是歷史上和尚奉令當兵的破題兒第一遭，也是佛教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其意義當然甚為重大！我們沒有別的什麼奉頌，謹以本篇文字作為奉送了中法師入營的禮物，同時我們並覺得這種奉送要比其他的更有意義。

和尙也要當兵，這早在民國廿八年國防部就有這種命令了。當時中國佛教會因鑑於僧伽向受慈悲主義的薰陶，是不宜於拿槍桿上前線打敵人的，便呈請國防部准許和尚免服兵役，組織特種團體，協助國軍作戰，和尙時期的僧侶救護隊，就是這樣產生的。此次大陸陷匪，政府遷臺以後，國防部又命令青年和尚要與一般人民一樣要服兵役，中國佛教會雖也曾屢次援例抗日時期和尚以組織僧侶救護隊代替兵役，請願於政府，但政府都未予照准。因此，和尙在這個時代裡要去當兵，是成爲法定而不能免的了。

不過，這裡我們須要知道是：中國佛教會之所以屢次呈請政府免和尙服兵役，這是中國佛教會站在佛教的立場爲教徒盡其責任的；而政府之所以不能垂允和尙免服兵役，這是政府站在國家的立場，以公正的態度爲全國人民盡其責任的，所以我們不能怪政府不准我們和尙免服兵役。同時我們更要知道：現在是民主與極權鬭爭的時代，我們的佛教，惟有在民主的國家中才能存在，在極權的鐵幕裡是不能生存的。所以今天我們佛教的命運和前途，是聯繫在我們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上，我們的國家能够生存，我們的佛教才能生存；我們的國家有前途，我們的佛教也有前途。所以，我們今天應該一切以國家爲第一。況且當兵是爲保衛國家的，我們和尙身雖出家，但並未出國，際此國家民族生死關頭和尙，獻身爲國，也是實所當爲的。

但和尙去當兵是不是違背了和尙的本位呢？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我們要問和尙去當兵是不是違背了和尙的本位

就要看這個兵是屬於那一類的。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說：「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即爲國家，故在專制國之軍人，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性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爲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共和國，我們去當兵，是爲共和國的軍人，其責任是救國保民，我們當這樣的兵，是與和尚的本位不相違背的。

大方便報恩經的親近品中說，在過去無量如來滅後的正法中，有一個婆羅門子，聰明黠慧，受持五戒，護持正法。有一次因事他往，到一個很遠的別國去，那路中有很多的盜賊，他與五百人爲伴，前至險路，在嶺歇的地方，五百群賊遂從前後包圍了來，欲圖行劫。那時賊頭先派了一個小喽囉去探問他們的待時而發，正在這當兒，有一個以前和那來搶劫你們相識的小賊跑來告訴他說，今有賊欲想辦法遠離這地方，但你不使你的同伴知道。那婆羅門子聽了這個可怕的消息後，好像人吃飯噎住一般，既不得咽，又不得吐，欲告訴他的同伴，又恐他的同伴害這個賊，因同伴若害了這個賊，就要墮三惡道受苦，也要告訴同伴，賊又要害同伴，賊害了同伴，賊也要墮三惡道受苦。他左思右想，到最後便下決心說：我應當設大方便利益眾生，三惡道的苦是我所應該受的，於是便持刀殺了那個賊的生命，使他的同伴獲得安隱。結果，那個婆羅門子不但沒有墮三惡道受苦，反而因此得超越九劫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過去的那個婆羅門子，就是現在的釋迦牟尼佛。釋尊因發菩提心爲救同伴而殺賊，得超越九劫疾成佛道。而現在的朱牟積累下來的道德文化，他毀滅了我們祖宗幾千年辛苦無辜的同胞；清算、鬭爭，把整個神州攪成人間地

獄的局面，援朝、助越，擾亂了國際的和平。今日我們國家的軍人的任務，是反共抗俄，所謂戰，是爲衛護歷史文化而戰，是爲解救四萬萬同胞而戰，再擴而大之的來講，也可以說是爲全世界人類的自由與生存而戰，這種戰爭是多麼的神聖啊！若以佛教的話來說，這完全是以菩提心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和尚能抱着救人救世的菩提心而投身於反共抗俄的隊伍中，不但是不違背和尚的本位，而且正是以表現大乘佛教的偉大精神！也必定會超越九劫或更多劫而疾成佛道！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錯誤觀念，不過這也是專制時代爲一人一姓出死力的腐敗軍人所給人的印象。現在我們中華民國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軍人則是爲國家盡力的，故今日之軍人是不可與專制時代之軍人同日而語了。所以我們今天對於軍人實有重新估價的必要。國父說：「軍人者，是社會的分功，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又說：「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又說：「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擔任之職責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即在此。」（均見軍人精神教育）這些話就是國父對今日的軍人之新估價，我們親乎此而神聖！故我們對於軍人實應致最高的敬意哩！而軍人的職責既是如此，那末和尚的職責又是如何呢？和尚的職責是在實行佛陀的遺教，以大慈大悲之心普濟一切衆生的。但要普濟一切衆生，先須救國，故和尚爲救國救民而「脫去袈裟著戰袍」，正是實行其普濟衆生的第一步工作。故和尚與當兵是並不矛盾的。

再者，過去一般人都把我們和尚看爲方外之人，社會上的什麼工作都不讓我們參加，這實是我們實行大乘四攝法中的同事行的大障礙，佛教之所以

（下轉第四頁）

心悟

佛學是人生的指南針

慈氏

「人生是什麼」？是的，人生第一個條件，就是生活。假定做了一個人，生活都不能解決，那還談甚麼人生？根本上就叫做「人死」。然而，一追求生活的來源，又不得不談到經濟。而經濟的來源，又出於「農工商」各業。所以一個國家要使國民豐衣足食，必定要對於「農場，工廠，商場」改良和增進，此所謂民生主義，是人生的第一個條件。

然而，這些事業，有誰人去治理？有誰人去保障？必賴於法律，而法律，又有誰人去教導？則必又須賴於教育。然教育有量及質的兩方面：在量的方面，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文化教育，宗教教育。在質的方面，有智育，體育，德育，群育，美育。此「人生」所以與「養生」有異者亦在此。而養生對於農工商尚不知為何物？而對於政治，法律，軍警更不知為何事？而論其家庭、學校、社會、文化、宗教。以及智德體群美各種教育？此人生所以大異於養生亦在此。

人生知禮節，而養生不知禮節；人生知羞恥，而養生即不知羞恥；人生知法律，而養生不知法律；人生知倫理，而養生即不知倫理。假使人生亦將禮節，羞恥，法律，倫理摧殘而不顧，則人生與養生又有何異？豈非變為禽獸世界？然則，試問：人生知而養生不知；人生顧而養生不顧；其故安在？在教育而已矣！所以人生最高條件，則在良好教育。淺見之流，以為人生只一衣食住行生活之解決，而人生之目的已達！殊不知養生之生活，雖不與人生之生活盡同，然亦有其已達目的之生活，則與人生之生活無異。故欲達其人生最高之生活，厥在「智德」。

此所謂智德，並非一般人所共知之智，乃欲研究人生宇宙之來源，及其最後之歸宿。此問題雖有東西洋各國之人士，或以科學、哲學、宗教，而說法雖各各不同，然而追求人生最高智慧則同一。今佛學提出三點而說明：

一曰：人生須自由。然則何以使其自由？而佛學則答之曰：「唯業」。何謂業？業即事也。就是說：人生欲得何種果，當看吾人所作何事業為標準。而判斷。例如：欲得甘菓，必種其菓種，假使種苦瓜，而欲得甘菓，決無是處！全世界人類，果能依佛學上此一明訓，平天下猶如反掌。人人止惡，則惡事不生；人人修善，而善果必成。故人生之苦樂，欲求解決者，只在人人能「止惡行善」為標準。故欲達到人生自由之目的，非人人相信佛學上「唯業主義」不為功，吾人須審其究竟。

二曰：人生須平等。然則何以使其平等？而佛學則答之曰：「唯心」。何謂心？即吾人靈性是也。佛學上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眾生一名，在佛學上則專指「動物」而言。而植物礦物不在此內。佛性，就是有成佛之可能性。所謂：凡有心者，皆當作佛。既謂一切眾生，當然不限於人類。大如獅象，小如螻蛄。只要有知覺的東西，都有成佛之可能性。全世界人類，果能秉佛學上平等之理，去待已待人，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互相尊敬，豈有今世殺伐之亂？佛者覺也，最高人格之代名詞（稱呼），佛不是神，亦不是仙，更不是天，亦不

「禍福主宰於人」，是一惡止善行，修集無盡利益眾生之功德，尊佛之德就是也。你能功德圓滿，你即是佛；他能功德圓滿，他亦是佛。並非是誰應作佛，誰不應作佛，不平等之學說也。故欲成佛與否？看你努力如何為判斷。如香木雖本有，而雕刻須在人為。故欲求達到人人平等之理想，非悟徹佛學上之「唯心主義」不為功。吾人應去三思。

三曰：人生須博愛。然則何以使其博愛？而佛學則答之曰：「唯緣」。緣者助緣。凡一事一物之成功，決非本身有何能力？而在處處須有他人之扶助！試以嬰孩證之：必須父母所生，又須農工商所養，更須政治，法律，軍警保障，尤須教育教導。果離一緣，則此嬰孩即不能存在！一人如此，全世人皆如此，此理易明。全世界人類果能依此佛學上緣生之原理，則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之互助互惠，焉有強欺弱，衆暴寡不仁之事疊出？必成一和諧之安樂世界。故欲實現博愛之事實，非證佛學上「唯緣主義」不為功。

今當「人生」專就出世，括此人生最高三點之目的——自由、平等、博愛——真欲實現於人世間，則非澈底悟解此佛學上——業果、心性、互助、三理為根據不可。望有心改造此惡濁世界為人生謀幸福者，須先剷除不自由，不平，不博愛之學說為始，而成立一大雄大力大慈悲之偉力也。

——四月佛誕節前寫於法華閣——

（上接第三頁）

與社會脫節的原因也是在此；現在國家既命令我們和向也要當兵，那末我們和向今後便可以加入軍中實行大乘的同事行了。同時，和向既可以當兵，那末其他如教育、文化、政治各團體，當然也是不容疑議的可以參加了。這樣，則和向入世實行大乘同事行的障礙從此可以打破了，佛教與社會也從此可以聯繫起來了，以佛法淨化人間的工作也從此可以順利的展開了。而了中法師的入營受訓，就是把佛教帶入軍中的開始，也是佛教與社會聯繫的肇端，故我在開頭說，了中法師奉令入營受訓，是佛教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這一樁大事當然會給佛教帶來很大的好處！所以我們對於了中法師的入營受訓，無論從國家或佛教方面說，都能令人感到無限的興奮！

我們在這里謹希望了中法師在軍中能充分表現出大乘佛教的精神，做諸同志們的模範，然後再進一步的更把大乘佛教救世的精神散播到每一個同志的心田中去，庶幾每一個同志都能成為大乘佛教救世的精神的真實菩薩。這樣，則不久的將來，反攻號角一響，神軍所到之處，匪軍必望風披靡，或倒戈投降的。如是則消滅朱毛，驅逐俄寇，光復山河，完成革命的大業，必可預期的了。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們歡送了中法師入營受訓的意思。最後並寄語了中法師在軍中為國珍重！

四二、六、十五於圓山

即人成佛的釋尊

中觀

一釋尊的史略

創建佛教的釋尊，是即人而成佛，爲人間聖者，所以什尊非天、非仙、非神、非鬼，有他的歷史爲證：

什尊生于距今二千五百一十六年的四月八日，爲古印度迦毘羅國的淨飯王子，生後七日，他的母親——摩耶夫人即去世了，此後哺育的責任，即由姨母——波闍波提夫人擔任。什尊生來儀表非凡，相者謂他在當爲轉輪聖王（王中之聖），出家當成一切智人（即成佛），因賜名悉達多。當他年長七歲，即依名師受教育，學不數年，文武通達。而淨飯王看到什尊的賢明英俊，老心大感快慰！於十五歲時，即舉行灌頂大典，立爲太子。依照人情來講：什尊的處境，可說是人間幸福之魁了，貴爲太子，富蓋全國，衣食住行，盡可隨心所欲，享受快樂，還有什麼不滿足呢？然而什尊另有所見：眼看富麗繁華的王宮生活，難免生死無常的逼迫。同時見到王室以外的社會萬象：富者安閑，貧者勞苦，商者奸詐，學者狂妄，強者橫行，弱者失所，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感同身受的惶恐不安！尤其憐愍世人的愚痴，在苦惱的世間，以苦爲樂，沉醉在五欲——財色名食睡——中，終日盡年，爲聲色貨利而明爭暗鬥，因而引起什尊的悲憤，爲解放人間的苦迫，而生出家之念。父王不欲什尊出家，特爲建三時——日初、日中、日落——殿，增五欲——色、聲、香、味、觸——樂，並爲他娶名女耶輸陀羅爲妃，以娛什尊，而奪出家之志。可是什尊救世心切，對王宮福樂，絲毫無染，儼如泥中之蓮，故于十九歲時，十二月八日夜，離別父母妻兒，帶着御人車匿，悄然地出城，至跋伽仙人（修道者）所住林中，落髮爲僧。車匿還報，父王曾遣使者召他返俗，結果未獲，乃遣派親屬諸陳如、頹鞞、跋提、十力迦葉、摩訶俱利五人，陪伴什尊出家學道。

什尊自出家後，日以學道爲務，日一食夜一宿，不厭辛勤地度着清苦的出家生活，如是經過多年，遍訪當時有名的學者。然所參訪的知識，有生天爲目的，有以禪定爲涅槃，有以苦行爲解脫，什尊感到非究竟道，于是乃罷參訪，獨往伽藍山，苦行樹下，數草而坐，誓曰：「不成正覺，不起此座」。經過四十九日的參思，於二月八日之夜，看到天上的明星，廓然獨悟，體證到宇宙人生的真理，獲得生死苦迫的解脫，成爲人間的大覺佛陀。時什尊年正三十。此後什尊即離開成道之處，爲實現他的抱負，遊化人間，行無定地，住無定處，窮年終日，奔波在城市鄉村，說法度生，凡四十九年，直至年高八十，二月十五日，于雙林樹下，才放下教育人世的工作，而入涅槃。當時社會受什尊的法而潤育，獲得無限的光明，依什尊的言教，證到解脫的聖果者，不知其數，上而國王宰官，下而婦人乞夫，莫不應有盡有。什尊示寂後，一世的言教，由當時的賢聖弟子們結集，流通人間。今日吾人能够讀到什尊的無上大法，不能不感激古聖先賢之所賜。至于什尊宏化的事迹繁多，不是筆者所能盡述，如果有心欲知什尊的詳史，佛藏中有專書記載，請讀什尊的史傳吧。

二教理的概說

什尊的教說，由正覺緣起性空的實相而開展。緣起的義意：爲緣此故彼起，即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什尊觀察世間一切法，都是仗因緣而生起，因緣的會合而存在，沒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絕對、獨立而存在。世間一切法，既從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所以世間一切法，也都是無常的，生滅的，無自性的，沒有一法是常住不變的，真實不空的，故說爲性空。性空不是說空無所有，而是說緣起的一切法，沒有常住不變的真實性，即緣起的幻有，當體即是性空，也不

是離開緣起的幻有，另有一箇空性存在。此緣起性空的實相，是法爾常住，是世間一切法的法性，亦即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此性此理，非什尊所作，而爲什尊所創見。什尊觀明星而悟道，即是證悟緣起性空的法性。此緣起性空的法性，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以非言說文字所能及，唯有證悟，才能了然于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什尊本抱救世之願而出家，自證悟緣起法性，大感難暢本懷，因爲甚深的緣起法性，無法直接示人，方便立說，無智的衆生，如何會相信呢？譬如沒有飲水經驗的人，對他說水是冷是暖，決難使他了然生信。所以什尊爲此，曾慨然地歎道：「吾法甚深妙，無信云何解」？「辛勤我所證，顯說爲徒勞」。而想「吾寧不說法，疾入于涅槃」。後來什尊終以不忍見此世間長此黑暗，同時又有天人再三請求，才利用權巧方便，說法度生，依緣起的正理，開流轉、還滅二門，引道衆生趣向解脫之道。緣起的流轉門，是說明雜染世間的生滅相；緣起的還滅門，是說清淨出世間的無生滅相。在流轉門中，什尊的教說，都以有情爲對象。有情有依、正二報，正報即是有情身，名有情世間；依報是有情所依的國土，名器世間。依正二世間，本有密切的關係，但什尊都是正說有情世間，傍說器世間，因爲依正二世間，都爲緣起的幻有，了知有情世間的生滅，器世間的生滅也即可以比知了。同時，什尊說教的深旨，重在有情生死苦迫的解脫，所以對器世間大都略而說之。本此意趣，本文對器世間也略而不談，但說有情世間。在有情世間中，什尊尤重在人類，因爲有情世間，有胎、卵、濕、化的四生，有畜、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的六道，彼此的業報不同，所處的境界也各別，不相通達；什尊生在人間，情同人類，對人類的境界相知相及，故能隨意立說，而有通達達意之利，使人同解同證。同時，人居六道之中，爲六道之中樞，進可以爲天，爲阿修羅，退可以爲畜生、

餓鬼、地獄；爲天、爲阿修羅、醉心天福的享受，難越解脫之道；爲畜生、餓鬼、地獄，受苦迫的牢縛，亦難修學佛法，唯有有人類沒有天福的枷鎖，沒有惡道的苦縛，雖然什尊對人類也曾有難調難伏的慨嘆，然較天趣惡道的有情，仍爲易化易度，易成佛道，所以佛法是以人類爲本，而傍及其他有情。什尊不在天趣惡道成佛，獨在人間建立佛教，亦即重視人生的明證。是故什尊於流轉門中，首明緣起的有情組織要素，建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三觀；次明有情生死流轉的歷程，建立十二緣起觀，都是重在說明人生。現在先說流轉門中的蘊處界三觀：

一、五蘊觀，蘊是積聚義，即是集合同一性質的差別法爲一聚。五蘊即是色、受、想、行、識。前一法是色法，爲物質的，後四是心法，爲精神的。色是質礙義，爲構成人體的要素，析之有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及法處所攝色十一種。受是領納義，依苦樂等境而生的心理活動。想是取像義，依所緣境而生想像的心理活動。行是造作義，依思心所而起的動身發語的心理活動。此三心理活動，都是識的支流，統屬於識，也是識所了別的。此三心行，對緣境的作用特強，爲吾人認識事物的過程中重要心所，所以各別立爲蘊作用的中心，也是構成心理現象的要素。吾人的身心，即由五蘊而組成，所以吾人的身體，是五蘊衆緣假合的。同時五蘊是略色詳心的，合色爲一（即合眼等十一爲一蘊），開心爲四（即開心一心法爲受想行識四蘊），側重說明心理現象，而破昧于心理、執心爲我的迷執。

二、十二處觀，處是生長義。十二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前六處又名六根，後六處又名六塵。六根是六識所依處，沒有六根，六識即不能生起緣境的作用。六塵是六識的所緣境，有引發六識的作用，沒有六塵，六識無所緣，也即不能生起活動，六識依六根六塵而生，所以十二處是吾人精神活動的生理機構。十二處的解說，是詳色略心的，合心爲一（即合受

想行識四蘊爲一意根處），開心爲十一（即開心色蘊爲眼等十一處），側重說明生理現象，而破昧于生理執色爲我的迷執。

三、十八界觀，界是種類義。十八界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此十八界是明吾人身的組織，有生理現象的六根，有物理現象的六塵，有心理現象的六識，眼識依于眼緣取色塵，乃至意識依於意根緣取法塵，各各差別而不相混，根、塵、識三六十八界，相依相存，非離非即，合成人體。此十八界則重說色心平等，和合存在，破執色心爲我的妄見。總上蘊處界三觀，雖有詳略偏中的不同，但都爲說明吾人的構造與組織，不管是色法、心法、色心共法，都是緣起而有，衆緣假合，沒有實我實法的可得。

次說十二緣起觀。十二緣起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老死緣憂悲苦惱。無明即是愚痴，沒有智慧，對世間諸法不能如實了知爲緣起幻有，因而執我執法，造業感果，流浪生死海中，所以無明是吾人生死根本。無明緣行，即是因無明而有行，以下直至老死緣憂悲苦惱，都是次第相承，相續不斷，而成十二緣起的流轉相，沒有一緣是單獨存在的。十二緣起中的行是造作義，造作與無明相應的染——生死——業。識是吾人最初投胎受生的心識，是由業力的驅使而奔向生死的道路。名色是肉體的初成，名是潛伏的心識，色是父母赤白二精，前識投入爲腹，攝取父母赤白二精而爲自體，持守不失，構成名色的人體初形。六入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初具人形的名色，經過時日的演進，次第長成人體所具的六根，完成人形的胎兒。觸是根境識三和合而起觸覺，即吾人住胎日滿，脫離母體後，開始和外界六塵相接而生觸感。受是領納，與六塵接觸而生苦樂的感覺。愛是煩惱，無明，對苦樂等境而生貪嗔痴等染著心所。取是造作，對所愛的事物，馳求追逐，取爲已有。有是潛在的業力，爲招感生死的動力。生是前一生生命結束，另起新生，而成後一生命

。老死是生後必經的過程。老死是無常相，死是壞滅相，吾人生命，到了相當的時日，即現老死現相，心裏即要生起無限的憂悲苦惱。此十二緣起，有三世兩重因果，無明與行是過去因，識至觸受是現在果，愛取有是現在因，生至憂悲苦惱是未來果，如是過去無始，現在不住，未來無終，而成生死相續的流轉相。有十二緣起爲惑、業、苦三相，無明與愛即是惑，行與取即是業，所餘即是苦，因惑造業，由業感苦，因苦又起惑造業感果，故成生死不已相，如環之無端。吾人死後苦迫的來歷，即是如此。然而什尊建立十二緣起觀，不僅是在說明生死流轉相而已，尤有要者，爲使吾人知生死苦迫的根本所在，趨向生死苦迫的解脫大道。生死的根本爲無明，要了生死，即要斷無明，無明斷，生死即滅，所以什尊說：無明滅，則行滅，乃至憂悲苦惱滅。可是什尊用心良苦，無如吾人業障深重，對生死苦迫，雖有遠離的樂欲，但以無始以來的業力貪縛，不能超脫而向涅槃，因而什尊不得不施權巧方便，漸化愚鈍的根性人類，在流轉門中，建立五戒十善的人天乘，爲人類趣入生死解脫的階梯。五戒即是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即是身不殺盜淫，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不貪嗔痴。修五戒十善，可以保持不失人身，可以生到天趣（生天善惡道）。五戒十善，是爲人生天的根本，也是學佛入聖的基石，吾人如果不修五戒十善，很容易墮落惡道，失却人身，萬劫難復，不獨生死沒有解脫的希望，而且要受苦無盡。所以什尊非常重視人生，而有一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之說，以覺吾人。生在人間，應要如法修持，在生死海中打轉，不能離苦得樂。開關解脫生死苦迫的大道，建立四諦、十二緣起還滅、六度，三種法門。四諦爲苦、集、滅、道。苦集二諦是明世間因果，使人厭離。世間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諸苦，此等苦果，皆由人類不了世間諸法緣起性空，因而妄生執著，起貪瞋痴，造生死業，感生死等的苦果，世間諸苦，即是苦諦，成此苦果的因，即是集諦。滅道二諦

是明出世間的因果，使人趣證。滅即是滅去生死煩惱而獲得的解脫聖果。此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不同。證到初果，還有七番生死，才能解脫生死，所以各爲入流，即是已入聖人之流，而生死還沒有盡斷，證到二果，還有一番生死，才能獲得究竟解脫，所以此果名爲一來。證到三果，不來人間受生，但生不還天，即得究竟解脫，所以此果名爲不還。證到四果，生死永斷，所以此果名爲無生。前三果不是究竟的解脫，故又名有餘涅槃，第四果是究竟的解脫，故又名無餘涅槃。又前三果雖非究竟有了時，故亦列爲清淨的聖果。道是滅去生苦的法門，趣證解脫的道路。此道諦中，有七科三十七道品，即是：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正勤——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得生，四如神足——欲神足、勤神足、心神足、觀神足，五根——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信力、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七菩提分——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行捨，八聖道分——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綜上道品，都爲滅貪嗔痴等煩惱雜染，遠離生死無常等法，增長戒定慧等無漏資糧，通達解脫聖道。然修四諦，雖能解脫生死，但非圓滿的佛道，因爲四諦是小乘行，爲鈍根的聲聞所修，聲聞人了知世間是苦，急於求得生死解脫，只能自了，不能利他，缺乏悲心願力，是緣覺所修，緣覺根性利於聲聞，觀十二緣起還滅，是總覺無明，了脫生死，證無生果，故沒有初二三的位次。然緣覺也是只能自利，不能利他，所以亦是小乘。什尊立教，爲救度人類苦迫，如果像小乘人，但求自了，不度他人，那末愚痴的人類，將永處生死海中，無由獲得苦迫的解脫。所以什尊爲使小聖同小向大，及應大乘根性的人類，建立六度，伸張本懷。

六度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財施是以一切資養生命的物質，救濟貧苦的人民。法施是以清淨善法教化人群。無畏施是以大無畏的精神，救護將要喪身失命的難人，使脫離精神的恐怖，行

上三種布施，即是大乘行，能度自他的慳貪。持戒是止一切惡，修一切善，此有律儀戒（修身）、攝善三業戒（修心）、鉤益有情戒（護生）三種，持上來苦迫，不加仇視和報復，實行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大乘精神，修此忍辱，能度自他的瞋恚。精進意，禪定是攝心正念，能度自他的散亂。智慧是一切賢聖法，增長正知正見，照了一切事理，修此智慧，能度自他的愚痴。此六度都以利他為對象，而修四諦十二緣起還滅法；也因此，大乘行又稱為菩薩行。菩薩是上求佛道，下度衆生的德號。大乘菩薩行中，從修學六度的程度淺深，和斷惑證真的位次上，有十信菩薩、十住菩薩、十行菩薩、十回向菩薩、十地菩薩的不同。總之，修學大乘菩薩行，不是短時間所能做了，要在無盡的時間，無邊的空間中，不斷地努力，才能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什尊的教理，略止於此。從什尊建立流轉門中看來，吾人可以知道：世間一切法，都是生起的苦樂，不定了梵天、上帝、神我創造的妄說。是緣的苦樂禍福，是吾人業感所招，為吾人的業力所決定，不定了天神、上帝，主宰人間禍福賞罰的謬言。從什尊建立還滅門中看來，吾人名利可知道：什尊偉大的人格，立四生建教說，拔衆生生死苦迫，但為救度衆生，立一出生建教說，拔衆生生死苦迫，建六度菩薩大行，顯圓滿究竟的佛道。佛教真象如此。有謂佛教無益人世者，何異盲人罵天無日，其愚痴狂妄不亦甚乎？！

三、我的感想與希望

什尊創建的佛教，是人生的，故不離人間而在，也因此，什尊的遺教，一直流傳人間，如今論來，在時間上，已有二千五百六十年的歷史，在空中，普遍到世界各國，於此，也可見到佛教的存在，有它的偉大價值，否則，如何能流通到現在，受到億萬人的敬仰和崇拜。不過信佛的人雖多，但對什尊的人格和教理的認識，確也有不夠普遍的事實。別地佛教的情況且不談，就拿我國來說吧：國人對佛教的信仰，無論從時間空間說，都比信仰任何宗教強，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佛教的寺廟，沒有一個鄉鎮沒有信佛的人，但真正了解佛教的，那就感到

不夠了。譬如有些信佛人，把什尊看成長生不老的神仙；有些把什尊當作主宰人間苦樂禍福的神靈，有些將俗傳的城隍土地公與水鬼山神，都視為佛教所有，還有那些不三不四的一般邪道，把什尊也拉進供上了，一般所謂知識之流，看到這些情形，於是不分皂白地認為這即是佛教的真相，因而大興怪誕之嫌，迷信之說；或認佛教是愚夫愚婦的，遠而去之；或以佛教是忘世非人的，毀而壞之。前者是教內的，包括僧俗信徒，後者是教外的，包括有意的誹謗和無知（指不了解佛教）詆毀，這些現象的發生，當然也是佛教的教育、文化、宣傳，不够普遍而形成。但庸俗信徒的言行，不能代表佛教的，更不能視作佛教好壞的根據，因為庸俗的信徒，但其信仰我國古代神教思想的遺傳，不是出之佛教本身，而是有意諱飾佛教者的遺傳啊。筆者感到：如果不是，否則，既不了解佛教，而又要對佛教說好說歹，鮮有不走上無知的妄說之途，成為精神錯亂的瘋狂。所以筆者於此，對教內教外的人士，提出兩點希望，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希望教內的僧俗信徒，對什尊的歷史和教理，要求了解，至少要知道什尊是怎樣的人，教人如何的修善去惡。沒有閱讀的能力，要請問明師，參聽通俗佛法演講，這樣，才不致心在佛教，行入邪道，使自己落在歧途，而又觸及佛教。

二、希望教外的人士，欲對佛教論好壞，不管對佛有無信仰，要先了解佛教，從理智上立言，不作無知的妄說，這樣，不獨受判佛教的歡迎，真正佛徒的感激，而且能免狂妄的過咎，獲無量福。

四月二十日寫於香港

茲承

(恕不稱呼)

一、社董孫清揚捐助二百元，周玉青連，阮隆倉各捐一百元，張少齊，侯本智，吳本真，殷金秀芳，周本澤，應本慧，黃玉圓通，時本嚴，李孔靈，李導導各捐五拾元，二、讀者劉惟賢，善覺各捐助一百元，胡曾廣瑜捐五十元，劉勝覺捐二百元。

鳴謝

佛的人生觀

謝鶴年

一、人生觀的問題

人生觀就是人生的觀念，亦即是人對於其生存有何意義和價值的觀念，這種觀念，是屬於人生哲學範疇，古今中外的哲學家都很重視的。但這種哲學因為各家各派的立場不同，它的觀點，就有差別，如儒家主張仁愛，楊氏爲我，墨子兼愛，老莊主張無爲，耶教主張博愛，佛教主張慈悲。又有樂觀和悲觀的人生觀，更有唯物和唯心的爭辯，種種異說，不一而足，其中的道理，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偏弊的，有健全的，有不健全的，不但人生的苦樂，在這個地方分歧，即人生的問題，有無價值，有無意義，也在這分岐，所以人生觀問題是很重要的。我們要研究這個人生觀的問題，當然要站在很客觀的方面去研究，亦要配合時代和現實去探討其中的真理，使人生從個人的高尚人格和生命的實現中，去增進全人類的高尚生活和社會的幸福生活，這樣的人生觀，才有真正的意義和價值。

上述各家各派的人生觀，其中除了偏弊的唯物派人生觀，是違反人生的自由和殘殺人類生命，不足取法而外，其他大致都有「同歸於善」的地方。不過，那個道理比較精深透闢，那個道理是容易實行，那就非詳細研究不可了。照佛家的人生觀來看，它的原理，很是精深微妙，它的修養方法，很是澈底自在，我們可以分別研究一下。

二、佛和人的關係

佛的曼陀羅原音是「佛陀」，意即利他，又謂「佛者覺也」，和「無上偏正覺者謂之佛」，可見佛是覺悟的而不是迷的，佛是利他的而不是自私的。但覺悟和利他的道理，都是一貫的，因覺的內涵有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的三義。自覺者即是佛已澈底覺悟其人生與宇宙的真理，將永遠不再復爲其所迷，覺他者即佛能以此自覺的真理，再轉轉以教

示覺悟他人將共同登於覺岸，覺行圓滿者即佛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等應自悲智之方便無不皆已圓滿而成就。如釋迦牟尼佛當初出家，悟成佛道，將自覺的知見，開示一切衆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大事，覺行至爲圓滿。又如觀世音菩薩，原爲正法明如來，爲着要救世利他，乃捨去佛位而居菩薩位尋聲救苦，並發宏願謂：「我不度盡衆生，我誓不成佛」，其救世利他的精神，有這樣偉大！又如地藏王菩薩之入地獄救衆生，有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其他諸佛菩薩之救世利他等，均是表現救世利他的精神，故佛確是衆生的模範導師，苦海的慈航，是值得世人崇拜的。

佛對於人生觀，亦是從空觀構成，東初法師在其所著般若心經思想史乙項第二條人生觀用表分析三乘教法都是由緣覺十二因緣空觀，聲聞四諦和菩薩六度等空觀構成佛的人生觀，這是很正確的。

又佛和人的關係，原屬至爲密切，因「佛在人間成佛，終不在於異趣天上」，「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眞實現實」。這一切，都說明了佛和人的密切關係，因爲佛教救世利他的最大底目的，是在於有情，而有情，又以人爲本，離開人生，就不成佛教佛法，故現代的佛教必爲人生的佛教。同時佛對人類和一切有情都是平等觀的，斷不像共產主義強把人類分爲幾種階級，使之發生矛盾去鬭爭，把全人類推向毀滅的方向去走，而產生殘殺恐怖的行。人爲衆生之一，原含有佛性，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而少有差別者僅在一迷覺的分際上面。但人乃善惡相雜，苦樂相兼，有時因有所執著而迷，有時或知無我而覺，故可以迷，可以覺，多在顛倒矛盾之中，最易陷於不能自覺，不能覺就是迷，迷就有執著，有執著則易犯自私自利之弊，由是而種種敗德墮行的罪惡，因之併至，無以自拔，這就失却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而成為「枉生人世」，未得謂之「人」了。若欲破此執著，去迷成覺，須從佛的人生觀去研究，因佛和人的關係既然很密切，則佛自覺，就要覺人，自度就要度人，故佛最易使人覺悟破迷，能够確立佛的人

生觀便可以自覺覺他，救世利他，循至覺行圓滿，即心即佛，即身成佛。

不過這個覺字，究竟要覺到什麼田地，才算正覺呢？這個覺的究竟，就要覺悟到人生無常，因爲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到頭四大皆空，不免一死。所以生命，無常迅速，到頭是空，則對於身外的物質和一切自私自利的追求，自然覺悟而不再去貪求。由是而向著佛的三皈，五戒，十善，乃至覺支道品等一切法去修行，而得到淨六根，去三毒，空三心四相等深遠工夫，就可以達到正念正覺，而出於迷途，邪見，並可以做到覺行圓滿，而入佛的境界。這就是佛的人生觀的究竟處，人生唯有作如是的人生觀，才有真正的人生意義和價值。

不過覺悟到頭是空，很容易有人懷疑這個空字是消極的意義，如果真是消極的話，就很少苦惱，世悲觀，甚至自殺的途徑。這不獨不能減少苦惱，反而增加人生的痛苦，所以覺悟到頭是空這個無常的道理，並不是消極的而正是因爲「人身難得」，趁其不至到空的時候，加緊修行，加緊利用人身的力量，去做救世利他的工夫，有如諸葛武侯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這裏所謂志，就可以謂爲救世利他的志。我們如果在未死之前，有一息的生命則救世利他的志，不容許稍有懈惰，要一直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才不辜負人生。這樣的覺悟，就是由空而來，亦可以謂由消極觀而入於積極觀，是以佛的人生觀，是正確正信的，而非邪見迷信的，是積極利他的，而非消極厭世的，是進化的而非退化的。倘人人都信佛而確立佛的人生觀，則人人即心即佛，以佛心爲己心，如是救世利人，亦可稱之爲人間佛，便不難造成人間淨土，即是大同的世界了。

三、佛的人生觀和革命的

佛的人生觀，是由了解諸法空相，而生出無我與大悲心，去積極救世利他，普賢行願品說：「諸（下轉第19頁）

人生必經的階段

宏慈

老

假若說，人生有快樂的話，那莫過青年至壯年的一段時期；最苦的要算彎腰曲背、老態龍鍾的老年了。

青年或壯年的人，具有蓬勃的朝氣，奮勇的活力，敏捷的行動，創造的雄心；尤其最使人羨慕的，是具有一個堅強得像獅子一般的身體。與得多，做事快，這是最值得驕傲，最值得留戀的黃金時代！

然而，時光是不會停留，盛開着的花朵雖然美麗芬芳，但它，終要枯萎滅亡！「萬年青」除了名目好聽，你總會見到過世上有萬年青的東西？青春一去，好像太陽漸漸下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對於這人生短暫的老年晚景，瞬息即逝，你就是對它如何留戀，死亡之神也要來過補它的位置。

老的信號在壯年時已暗暗向你傳送秋波，不過在人們幸福的日子裡不肯介意，等到你已覺得自己雞皮鶴髮，生命裏求生的火燄雖還在燃燒，但世事無常，你終逃不了因緣生滅的法則。

當人生走向老年的窮途，我們頭上的鬢髮染成了白點斑斑，額角上刻下了深深地線條，肌膚細得像雞皮，血液循環將不再靈活，剩下的一層焦皮包着數十根架起的枯骨，瘦得像根火柴。耳鳴眼花，滿口的牙齒由動搖而脫落，硬的東西也不能嚥了，任牠怎樣鮮美，香甜，只好望洋興嘆；色與味的誘惑，從心底發出無力的吹噓！只有徒喚奈何！

神疲，是每當人到了老年的時候，四肢無力，精神疲憊，腰酸背痛，咳嗽氣喘，彎腰曲背，行步艱難；這是老年的常病；那種風燭殘年，除了你是少年而亡，你敢說能逃得了「老」的掌握！

位，沒有錢財，有幾人向你奉承，殷勤，恭敬？其實生活雖有貧富的分野，但老年自然的苦痛，是沒有錢財和名位的界線。

我曾見過一位做過大官的人，他有一位父親，年約六十歲左右，每要到寺院中來住，我問他為什麼，他以學佛的名目來搪塞，或咬嚼其辭，甚至弄到啞口無言，答不出所以然。以後聽到別人談起他的兒媳不相容，排擠他離開家，原來我們想他是多麼痛心的事！兒子撫養大了，原來就是打落自己飯碗的，推毀自己窩巢的，尊老崇賢，在我們社會上還不算普遍！

年老了不但沒有人愛敬，並且被人討厭，我不會例外。是說每個老人都遭着這不幸的厄運，至少有一半不會例外。

老，已敲了死的門扉，已登上危崖削壁的峯巔；老，像一隻沒有帆和舵的船，漂浮在海洋中顛簸搖擺，傾覆在即。像一隻失了羅盤，失了方向的飛機，危險就要發生在眼前。我在為老而悲哀，為老而怨尤；因為它會帶給我們遲暮的嘆息！但它又是我們必經的過程，那一個能超越這個範圍？秦始皇稱雄一時，竟想長生不老，派人入海採藥，結果仍「吾老矣」，不知他有多少堆心已過的感慨！哥德八十多歲雖然還娶了二十歲的女郎，但不久他終於與人世長辭了；羅連年老了，他的太太就向他提出離婚的要求。總之，老，是人生一段不幸的過程！

病

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有着種種的病症，但因智慧敵不過愚痴，大多數的人已不知病在那裡了。因為沉溺在病中日子久了，也就不以為然。所能知道的：頭痛，心疼痛，長期的肺癆病，纏綿的胃病，粘床臥枕終年不起的癱瘓病，喜怒無常的瘋狂精神病，雙眼盲，截手斷足，疥癬瘡疽，曲躬拘攣等

這固然都是病，其實連屎尿撒尿，怕寒怕熱，飢渴睡眠，那兒又不是病呢？何況還更有那些與生俱來，貪瞋癡等的大病呢？我們之所以在六道中的輪轉，沉溺在生死的海中，皆是這根本無明的障惑，不知脫離。這無明就是人生大病的根本，就是人生痛苦的來源。

我們欲除去人生大病，非從根本醫治不可。如修不淨觀而止息貪愛心，修慈悲觀而減少瞋恚心……這些無形的心病尚且有方法醫治，有形的身病格外好治了。所懷疑的，我們是否願意驅除它。天氣轉寒時，你能多穿一件衣服，就會減少感冒的襲擊，你若硬充好漢，或是懶得加衣，就難免病來找你的麻煩了。由此看來，一切病患，最好還是事先防止，更要從根本來治絕。斬草若不拔根，到了春天它仍會抽芽發青，活潑的滋蔓生長。

我們不能根絕病的起因，所以不能免除病的痛苦。病的痛苦，是要親受的，雖慈觀孝子，也不能代受一絲一毫。

你聽那病號，是痛苦的反應；你聽那狂呼，是煎熬難忍的表現；在這茫茫的人海裡，那裡沒有患病求援的人？

人的身子，就是一個百病交感的集合體，人的心，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現在我們利用這個多病的身體，來修那堅固不壞的金剛身。所以這雖是不清淨的軀殼子，仍不失為有作用的東西。我們的病，雖然如光明的明鏡，但總要設法把上面的塵埃掃除，才能顯出他的光明的體性。這一顆心，用於善則上昇，行於惡則下墮。我們何不借假修真？難道我們願意永遠墮落在這惡濁的世間受苦嗎？

我想受過病的人，都知道它的厲害。『英雄只怕病來磨』，誰都知道這句名言，你看他肥胖壯大的塊頭，經過三天大病的纏擾，就會消瘦變了原形。民國十三年，國父孫先生的肝病復發，議和的事旋即中止；美國總統艾森豪飲食不慎，臥病兩日，舉世驚惶，你看病的影響多大！

過去我的鄰家有一老母，是個最愛乾淨，最講究穿喫的人，結果害了個奇怪病，躺在床上將近一

學佛不一定要出家

今 覺

——給佛教知識青年的第六封信——

維摩詰是一位在家的長者，勝鬘是一位家庭的主婦，武則天會做過帝王，文成以公主身出嫁邊疆，他們或她們都精通佛法，對佛教都有巨大的貢獻，由此觀之，學佛那裡一定要出家？

覺英小姐：

記得是在半個月前的一天晚上，你和李居士與太太等從這裡談話走了以後，我為你們家庭間母女的思想與信仰的不同，很感到無能為力，沒法相助。

你特地把你這個問題來問我，這足見你對佛法已有了懇切的信仰，你想從我的口中，依佛法的指示，為你決定終身的大事！你把未來的前途與幸福，完全信賴佛法來替你安排，我除了對你信仰的真誠感佩以外，可遺憾的是我不能像算命的瞎子一樣，為你預知這個問題來胡亂的輕下斷語。當然，你的這個問題我依佛法以後內心的希望，也知道你想從佛法中得到指南的渴求，不過，小姐！我告訴你，佛法是解決人生根本的生死問題，對於人生很多枝末小事，佛法雖然也指示出做人處世的基本原則，但主要的還是看各地的風俗，各人的環境，以及各人的能力與智慧。

你現在感到最困惑不安而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你的母親強迫你要接受他為你承認下的婚姻。而你是說結婚與你的志願思想完全相反，因為你的志願是要出學佛，而你的母親最反對的就是出學佛。果說你現在每天感到煩躁不安的問題就在此。如果接受母親這個固執的成見，不但是婚姻不自由，而且與你的希望相去太遠；假若不接受母親的慈命，而一心一意的去出家學佛，又落了個不孝的罪名，左右為難，你因此要我依佛法的看法來指示你一下。

這是一個很難說的問題，我現在能够告訴你的就是學佛不一定要出家。因為，照你的處境看來，我如果說一些人倫的大道，說一些男婚女嫁是應該的，你不妨接受母親

的主張，然而這樣一來，你一定怨恨現實環境的無情，自己沒有自由，一生的大事，都是給別人為你隨意的主張。假若我再以現在世俗的眼光來向你說：「你現在已到了不一定聽從父母之話的年齡，只要覺得自己所走的路途不錯，你很可能照著自己的意志去做。」這樣一說，不但可能使你落了個不孝的罪名，而且，你不會見怪，像這樣的人來出家，今日的佛教根本就不會表示歡迎。

值，以為無論什麼人，只要對世俗的生活厭倦，隨時隨地都可以頭髮一剃，僧衣一穿，這樣就算出家了。出家果真是這麼容易的話，這就是末法時代佛教衰敗的現象。古人說：「出家者，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照這句話的意義看起來，佛教僧尼的出家比之今日天主教修道士或修道女需要大學畢業，信仰三年而後方准出家的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出家學佛，是一回難能可貴，而又很榮耀的事情，但你若不合乎出家的條件，你雖然剃了頭髮，穿起了方袍圓領，而這樣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出家。

什麼已著了袈裟，剃了頭髮，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出家？我們知道，真正的出家，是為了自己「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的解脫，是為了發願犧牲自己而從事整個樂業幸福的工作，小姐！你是不是抱了這樣的志願來出家？你是不是能遵照你的志願去做？我們當然可以承認，出家學佛的確比在家學佛好，因為家是造成人間混亂的因素，有了家，人類就會財產私有，男女繫屬，殺盜淫妄的社會糾紛就會跟著而來。但是，你或者雖然身出家了，而依然

能稱為是真正的出家呢？今日佛教所以不興的原因，就是由於出家制度的不良，甚至有的為了國事、盜賊、債務、失戀、生活等的逼迫而來的出家的。你千萬不要誤會，不要以為我把你的出家也看成和這些人一樣。不過，在我老有一個頑固的想法，就是想到像你們這樣的女孩子出家，對佛教，對自己，都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你可以看看現在各寺院中的女眾修道者，她們除了生活上仰賴別人的維持外，她們對佛教，對自己的，實在是毫無所得。就比如說你吧，即使你的母親允許你出家，你自己也願意出家，而你出家了以後，你對佛教能有些什麼貢獻？你能為佛教做些什麼事業？或者，你出家了，是不是從此真能安心辦道？是不是從此真正達到清淨自在的生活？否則，又何必多此一舉！

前幾天，寺中有六七個女尼到這裡來，他們晚間住在這裡寺內，白天到街上拔戶化緣，這六個人中，尤其有兩位還未剃去頭髮，有時穿著睡衣就到街上跑來跑去，你那天下也是聽到居士說，這樣是太丟佛教的聲譽了。我注意看那些女孩子，她們連拜佛的行儀都不如法，居然化緣倒反而學會了，這能怪佛教嗎？這都怪她們不認清出家的意義與出家的價值而胡亂的就跑出來出家了啊！

在你現在正熱心希望出家的時候，我拿這些人說給你聽，是很不禮貌的，不過我的意思是出家了並不一定算是學佛，相反的是學佛不一定要出家。好比說，維摩詰就是一位在家學佛的居士，他是「離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的大乘菩薩，勝鬘夫人雖有丈夫，而他精通佛法，所講的修行法門，佛陀都為她印可；中國的武則天，文成公主，雖是在家的女身而信奉佛法，她們對佛教的貢獻反而比出家的女尼來得巨大！由此觀之，學佛那裡一定要出家呢？

小姐！你依三寶是我為你證明的，我是應該忠實的這樣為你解說，你不妨就聽從母親的話，像觀世音菩薩現婦女身到社會上，到家庭裏，到男人幸福的群中去潔身自愛和廣度衆生去吧！祝你未來

由東西方人對於佛教不同的看法說起

念生

記得我隨政府撤退到廣州的時候，有一天和幾位作官的人，散步到六榕寺，正趕上廟裏和尚在上晚殿，我們便站在殿外參觀，有同遊的人互相談論說：「這些人，不替國家民族作一點事，每天過着這些迷信生活，無怪乎中國要亡，我若有權，一定拆了這些廟，使他們全都還俗作工。」我聽了他們的話，感覺非常感慨。這幾個人的話，可以代表近幾年來，中國一部人，對於佛教的思想。就是他們不但自己不信佛教，而且不許他人信佛教，不但不許他人信佛教，而且不許他人自由處理其財產。所以對於出家的和尚，可以勒令還俗作工，對於善男信女捨給佛教的財產，可以沒收歸官。在干涉方面，可以說干涉到了極點。在掠奪方面，可以說掠奪到了極點。固然現在的政府，力持大體，不會這樣的干涉與掠奪，但是我所願慮的，是社會上有這種干涉與掠奪的氣氛，不但對於佛教為然，舉凡與人的相處，幾乎到處皆然，假借了為國家為羣衆的名義，別人的所有財產，都應該聽我指揮，別人的所有主張，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看了遠東問題第九十期，說步唐先生所譯的「一九五二年的亞洲」(Willon O. Douglas 著)內中有下列一段：

「現在我是和尤安民 (Lauge Mynt) 在一起，他是門達雷區的行政首長，他召集他的屬員，來解答我的問題。當我們談話完畢的時候，尤安民說：『請來，我要指告你們的人民安塔。』在緬甸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

是佛教徒，這村邊點綴着美麗的塔，我當天曉時，在陰沉的天空裏，會看見仰光 Shwre Dagon 寶塔圓頂的美麗。我曾經在門達雷參觀一百寶塔的山，和這著名的阿拉塔 (Aungmye) 寶塔。在這裏的人們，將金葉子包在佛像身上，以爭取聖蹟。我曾經過見黃衣和尚，登數百臺階，以到達更遠的廟宇。但是在門達雷，我在信仰上得到一個新的學課。尤安民帶我穿過政府的大廈廣場，到了一個小的寶塔，約三十尺寬，七十尺長。這個寶塔兩邊開着，是一個簡單而無裝飾的建築物。在這遠的盡頭是佛像，他和我的皮鞋走進，他轉向我的低聲說：『這是我們祈禱的地方。』我所管理這政府的是那些和尚？我們那些管理這政府的人們，書記們，評價人們，收稅人們等，總共約四十五人。『你們什麼時候祈禱？』『每天當我們作完我們工作的時候。』『在你們祈禱文中，你們要求什麼？』『我們忠實的執行法律，表明不歧視任何人或種族，我們要忠於佛教的教義。』我及美首都華盛頓，和我們官員們每日工作終了，忙去吃茶，赴鷄尾酒會，人們，我在亞洲曾經看見過一些麻木而腐敗的人們，但在緬甸看見的，便使我困惑了。許多部份是模糊不清和混亂的，我在緬甸也聽到腐化無效率的情形，但我遇到的高級人員，重要的人員——知道他們是誠實而忠於職守的。當我站在門達雷小寶塔內的時候，一般男女，就來在一起力量。我忽然曉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團結起來，和保持她不沾染共產黨的色彩。』

這一段譯文，說明了一個西洋人，對於舉行佛教儀式之看法，這個看法，與我前述幾個中國人的看法，顯然不同，就其不同之點，加以研究，則中國之共產黨，不是無故而至的。當然這個看法，只憑抽象的舉例，一個西洋人，不能代表全體西洋人，幾個中國人，也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樣反對佛教的思想，並且見諸事實。因為歷史的紀錄，開由儒教的人執筆，懷了口實，對於歷代崇奉佛教的君主，莫不加以譏評，他們的努力，只是造成了知識階層的狹隘觀念，而不能擴大到人類信仰的今日，佛教不但遍動廣大人類的信仰，今日佛教不但遍之勢。最近我國政府，根據聯合國防止及懲罰殘害人羣罪公約，頒布殘害人羣治罪條例，茲舉其最重要的第二條至第五條如下：第二條：意圖全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為殘害人羣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殺害團體之份子，或有期徒刑。(二)使該團體之份子，遭受身體上或精神上之嚴重傷害者。(三)以其種生活狀況，加於該團體，足以使其全部或一部在形體上歸於消滅者。(四)以強制方法，妨害團體份子之生育者。(五)誘掠兒童，脫離其親屬之團體者。(六)以其他陰謀方法，破壞其團體，足以使其消滅者。前項之未遂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之有期徒刑。第三條：公然煽動他人，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條：犯前二條之罪者，不論其犯罪係在平時或戰時，均適用本條例之規定。第五條：犯本條例之罪者，不論具有何種身份，一律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這一條條，表現了劃時代的進步，文化的趨向，表現了劃時代的進步，乃是本於廣大羣衆的意志，摧毀宗教，即是殘害羣衆，不講民主則已，若講民主，沒有允許加以摧毀之理。根據這個條文所載，過去三武一宗的滅法，及清末民初，假辦學之名，強制沒收廟產，都是犯了本條例第二條之罪。而公然提出摧毀宗教之主張的，也是犯了本條例第三條之罪。尤其第四條，規定了不論何時，不論何地，以免有人假借戰時的兵力，平時的官力，來作犯法的事。立法相當週密，因此我想起共匪在大陸上有一個滑稽的理論，他說每人應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應有反對宗教的自由，而聽來，這是何等的寬大而公正？但是考其實在，例如此人可以自由的修廟造像，彼人也可以自由的拆毀像，修之造之未必成功，業已拆毀無餘了。好比允許一個人保有自己財產，又允許另一個人搶奪他人財產，則所謂保有自己財產，只是付之空談。共產黨的宗教自由，就是這個樣子。殘害人羣治罪條例的頒布，說明我們與共產黨之作風不同，而與世界文化接流，這是一件值得重視的事了。

攝論概說

果宗

攝論是無著論師的傑作，他是佛滅後九百年間的人物，那時正是一般惡取空者互唱著撥無一切的高調，論師見之，不忍使佛日暗沒，遂挺身而出，以超人的智慧，無碍的辯才，造此論，成立賴耶緣起，境由識變，指示邊執見的衆生向正途，挽救當時佛法之厄運。

本論以十相殊勝爲全論的大綱，但這十相殊勝並不是無著論師的創見，論題也不是他的新立，是根據阿毘達磨大乘經而來的，在本論首段我們就讀到：「阿毘達磨大乘經中……有十相殊勝勝勝語」的明文，可見他造論不是無稽之談，而是有源泉的。但也不能機械式的把它看成是一經一品的釋論，從本論的體裁內容來看，全論的組織形式，完全是取用於阿毘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然而它資助的取材，却傍引了各種大乘經論，如所知依中的「無始時來界……」和「阿陀那識甚深細……」所知相中的「成就四法……」等文，都是引用解深密經，辦中邊論等的大乘典籍，所以本論不但根據阿毘達磨大乘經攝大乘品而造，也可說是整個大乘佛典的通論。

十相的分章，一是「所知依」。所知是境，是對能知的心而講的，這分是建立根本的阿賴耶識，說明賴耶緣起的緣生法。賴耶有攝諸法種子，起諸法現行的功能，現象界的一切法，唯識論護法的四分說，都是賴耶所緣

的相分，其實，不但外在的色法是依付着它，就是內部活動的心法，亦復是以它爲師依，所以賴耶識在大乘緣起法中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依，有兩種解釋，一是因緣依，二是增上緣依，因緣依是說明賴耶的自性緣起，因它有直接生諸法的功能，增上緣依不過是助令一切法的成長，並沒有因緣依那樣的親切，接近，由此可知，所知依的賴耶識，是一切法生起的中心點，攝藏的處所。

二「所知相」。論文說：「三自性說名所知相體」，無論凡夫聖人所知的境界，不出乎虛妄和真實兩類，這兩類境，在三自性中可說是括盡無餘。偏計執完全是凡夫妄心上錯亂的幻想，認繩作蛇，指鹿爲馬，明明是自心上的錯覺，而以爲是實有其事。依他起是仗因托緣的緣生法，現存的一切法，都是依多種的因素和合而存在，並沒有成不變的實在自體。圓成實性，它是一切法的自性，是清淨的無爲法；所謂：「離言說相，離執取相」，完全是洗淨了妄心中的煩惱垢後所緣的真實境，對實有執者，遣除了偏計執，對發空無者，指示了圓成實，這樣非空非有的大乘中道教，從此可以建立了。

三「入所知相」。入，是悟入，證入，相，是體相，性相。佛學上有時把性相分析得非常的嚴格，但有時又把性相與義義同的互用，如「所知相」中的三自性，換用三自相同樣的

是一理。「入所知相」明白點說：就是怎樣悟入唯識性。但證入唯識性境，談何容易？「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要不怕長途的跋涉，才能抵達理想中的唯識性境。

修唯識觀，證唯識性，在唯識家一般的劃分，有五重唯識觀的次第，但最其要的可有兩個階段，一是在修觀時，以智慧的去擇力，觀一切法皆由虛妄分別心變現的幻影，假相，求其實體不可得，這一階段所修的唯識觀，也可叫做方便唯識觀；到了第二階段，那就要再進一步的觀察，不但外境不可得，就是內部虛妄的心識，同樣的是生滅不停，沒有常恒的實體，這樣的心境俱滅，能所双泯，才能悟入平等的法性，才能親見圓成實的唯識性。這一重唯識觀，叫做真實的唯識觀，但也不能得少爲足，以爲這就是究竟的極果，因爲至此才不過是接近地上的邊緣，要進入聖境，在加行位的工作，仍然要實力的進行，所以此位的唯識觀，是加行無分別智，到根本無分別智的分野，也是從凡入聖的關鍵。要想真正的圓滿，非至佛果不可。

南亭法師 心經講義再版

南亭法師在三十八年所寫之心經講義，曾經付印，供衆閱覽，但早已告罄。現又再版三千冊，如有索閱者，附郵票二角，即照寄一冊。如需要多冊，加附郵票，亦可照寄。倘能發心津貼工料費每冊一元，便能再印他經，則更所歡迎！

四「彼入因果分」。順義的解釋就是入彼唯識實性，因果是六度行的有漏因無漏果。求好心是入類的天性，既知道唯識性境是如何的理想，如何的安適，當然是刻不容緩的要求進；求進最切要條件，就是六度，六度是大乘教法中最普遍的法門，也是菩薩趨向佛果所應行的工作。沒有見到唯識性境的地前菩薩所修的六度行，雖也是利人的善業，但還屬於世間的有漏事，帶着我法執的染污點，只能作無漏六度的因緣，要到親見唯識性後地上菩薩所修的六度，才算是淨清的，是出世的，這一塵不染的無漏六度法，是地前六度行所感的善果，所以大乘菩薩以六度爲其因，亦以六度爲其果，整個兒的精神心血，都在六度園中工作。

五「菩薩十地說名因果修差別」。修習的過程有分不同，故名差別，菩薩登地後由初地見道位，直至十地滿，在這其中仍然是以六度行爲自身所行的事，不過在每地修習點上有一層深似一層的不同。

十地菩薩修六度的目的，是在對治六障，六障內疚上的毛病，如布施度是針對著慳貪病，乃至智慧度是對治愚痴病，因爲這病是真心上的障礙物，聖道上的絆腳石，修行的菩薩要想至佛果，完成自己的理想，非要將這些心坎上的染污點，洗滌得一乾二淨不可。但這種工作並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到的，不折不扣的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十地圓滿，才能成辦，一般所謂不歷僧祇護法身，即身成佛，立地成佛……那不過是「黃葉止兒啼」

，密意導人發心向上而已！

六「戒學殊勝」。戒學本來是凡夫，聖人，大乘，小乘共修的法門，據論是大乘的要典，所以用四殊勝處——差別，共不共，廣大，甚深——來顯示菩薩的戒學不同於聲聞，如聲聞羅漢只要身口防護好，罪惡不行於外，那就已是善守律儀了，然而大乘菩薩不但身口不能犯，連不正常的妄心，也不能想入非非的亂動，總而言之，菩薩戒學的殊勝，不是以個人利益為目的，而是以利生為前提。

七「心學殊勝」。戒學是行為上的禁止，心學是心行上的調治，心學就是定學，要統制如野馬一般的狂心，非定力不為功，定學的名字很多，如首楞伽，虛空藏等，都是大乘殊勝的定學。菩薩所修的定學，即是止觀境界，由一心專注思維不外馳散，久而久之，心行統一，定學成功，智慧的光明，已近咫尺。

八「無分別智」。在論文上叫做增上慧學，含有加行，根本，後得三個階段，這不是慧學本身有不同點，而是以修習的工夫高低深淺來分別，慧學的來源是從定學而出發的，有慧無定那是狂慧，有定無慧那是枯定，所以定慧二學是連成一氣，慧學的體性是離諸分別，去諸計執，是清淨，光明，磊落的，它有扶擇邪正，判定是非，裁斷事理，簡別善惡的功能，故有智慧的人，他的殊勝，就因為他有超世的眼光，明辨的智力，對一切法誰是虛假，誰是真實，洞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像世間一般俗知俗見，觸事生疑，見理計執，終日在

是非國中討生活。

九「斷果是無住涅槃」。涅槃是大乘所仰望的境界，修行人吃盡了千辛萬苦，用盡了精神心血，耐苦耐勞的去執障，斷煩惱，所酬報的就是想完成這涅槃的善果。涅槃有自性，有餘依，無餘依，無住四種不同，自性涅槃不分凡夫聖人大家所共有的，它是人人本有的佛性，法法共具的真理。有餘依，無餘依，此二種是小乘人所樂意享受的境界，無住涅槃，那就殊勝了，它是大乘菩薩所獨具的專有品，菩薩數劫苦行，斷生死煩惱，以大智力，不住生死，但又觀三界如家園，見眾生如赤子，以大悲願，不住涅槃，所以大乘無住涅槃的殊勝點，就是在生死海不被生死迷，住涅槃境不被涅槃醉，來去自由，行化如意，功德神力不可思議。

十「智果」。智果和斷果本來是一體兩面觀，斷果是寶石的體，智果是寶石的光，所不同處，就是約斷障寂滅邊說斷果，約顯現智慧邊說智果。據論用四智三種佛身來顯現智果的殊勝。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第七識轉成的平等性智，是自性身攝，它的本體是清淨常住，一成不變的。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是受用身攝，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是應化身攝，這後二身可說是無常應變的。自性身是洗淨了煩惱中一切雜染煩惱所顯現的本體，受用身是為地上菩薩現身說法，受用一切法樂，應化身是為凡夫聲聞而現身說法。所以這四智三身是諸佛菩薩的至寶，也是利生的工具，如果沒有它，任你願力海洋深也是無

法進行。

這十相的殊勝，論文以種種的理論顯現異於小乘，勝於小乘。有一般小乘學者，他以為聲聞乘是佛法中最勝的法門，是成佛的正因，除此外甚麼大乘教法，六度萬行，菩薩十地，一概的否認為非正法，所以引起大乘人爭論，在唯識論上以五教十理，建立賴耶緣起，成立大乘法是佛陀為菩薩

編者的話

▲本刊上期出「人生佛教」專號，蒙各方作者踴躍賜稿，編者實在太感謝了！上期本應將所有來稿全部發表的，但以本刊經費不充足，祇能增加八個排機，再多便有青黃不接之感，故如慈航法師的「佛學是人生的指南」，中觀法師的「即人成佛的釋尊」，安慈法師的「人生必經的階段」，謝鶴年居士的「佛的人生觀」，真源法師的「生佛同體的人生哲學」等數篇鴻文，祇得忍痛留在本期發表了，抱歉得很，敬請各作者原諒是幸！

▲本刊上期出的「人生佛教」專號，頗得各方讀者的好評，均謂該專號無論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對經濟諸方面，都有極精闢的見解發揮，堪稱「人生真諦的寶庫」！但這當然要歸功於諸作者的寶庫！但存有該專號一兩百冊，欲購者，可逕函本社並附郵票二元，即當照寄一冊。

▲按一般人的觀念，都認為和尚與當家的本質不同，恰如水之與火；就著重個人急求了脫生死的小乘方面說，我們固不能說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但就著重利濟眾生的大乘方面

受授，親口宣說的，據論所知依分中同樣的引用了許多教證理證，成立這大乘十殊勝相，「於聲聞乘中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見說」。這十處攝盡了一切大乘佛法，是成佛的法門，是引發無上大菩提的因性，小乘教只是方便的化城，要想達到究竟的寶所，無上菩提果，非依這大乘道進行不可，所以這十相，是殊勝的，是尊貴的，學佛者，誰能棄之而不學呢？

說，就覺得不盡然了。觀世音菩薩現三十三身中不是也有現將軍身的嗎？最近了中法師應徵入伍了，恐或有人以大乘精神來議論這一事實，以為這是和尚的遭劫，故編者特就大乘佛教的精神寫「論和尚當兵」一文，用進一解，並作和尚入世的提倡。然編者所見殊淺，尚望大心菩薩不吝指教，以遂拋磚引玉之微意！

▲佛，是大智者和大悲者，學佛是要學佛的智慧和慈悲的，不一定是要剃頭出家，出家與學佛實際上是一回事，用今覺法師的話來說，就是：「出了家並不一定算是學佛，相反的是學佛不一定要出家。」我們看見許多寺院中的出家少年男女，他們除了吃素和朝暮機械式的誦了兩卷不知所以然的小經外，其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與俗人無異，甚至還不如，這樣的出家與俗人無異，好。然而有些人不知道學佛的真正意義，以為必要離開家庭到寺院中出家，才算是學佛，這實在是錯誤的想法！今覺法師的「學佛不一定要出家」一文，說得很透澈，實值得向讀者特別介紹的。

▲本刊擬從下一期起，將內容方面加以革新，希各方讀者惠賜我們以寶貴的意見，及通俗的文藝佳作為荷！

生佛同體的人生哲學

真源

泛論人生哲學

我們人類具有天賦的靈敏智力，而且能運用這崇高的智力向各方而伸展探討；又能憑着特別發達的想像力，及其無止境的慾求，所以造出這些五花八門的人的世界。人們對現象界的廣泛無疆，神奇巨測感到驚奇，抱着宏大的志氣，欲洞悉牠的秘奧，非獲滿意的解答不可。未解答前，先付諸懷疑，然後思索，要探求其真相實事，各部門學問，由此而生。哲學是人們對於宇宙人生的微妙，用思考的方式發見其實事真理。每個人對宇宙人生都有可疑處，同時，每人都會思考過。所以哲學是人人俱備的極平常的學問。美國哲學家魯一士曾說：「愛好專門哲學的人，性情和毫無研究的人的性情，其間的差別是程度的，而不是性質的」（見所著近代哲學的精神）。特別是人生哲學，它是「對人生意義的觀察，生命價值的探討，要深入的透視人生的內涵，遙遠的籠罩人生的全景」（羅家倫新人生觀）。上至富豪、黨魁、下及牧童、乞丐都有他對人生的特別看法，可以作為一切行為的標準和指南。「否則，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傷失望到自殺，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樂得意到發狂，天天生活都在震盪不定之中。」（同）人生哲學原非專為一二優秀特出之人而設，實建築於極平常之常識的經驗基礎上，是一般民眾一日不可或離之生命的學問。杜威曾引乞斯透頓（英國著作家批評家）的話說：「一個人的哲學是和這人有重要關係的東西。他說：『譬如客棧老板遇見上門求宿的客人，懂得他的人生哲學，實在比他懂得他的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因為懂得客人的經濟狀況，不過能夠決定這客人是能花錢的不是；但要是懂得客人的人生哲學，那麼，這客人是誠懇可靠的不是，擺空架子的不是，是會賴賬的不是，都可以看出來了」。

一個人的哲學，往往可以左右他的活動，使他有屹立不動的鞏固眼光與主意。然而，對人生的看法對不對，高尙不高尙是個問題。生存在自然環境裏，不能超過物質的世俗生活，順着生存慾的驅使，不自由不自覺的男女金錢迫你活動，終日在黑暗地洞裏鑽，或在日炙下流着汗珠做工，晚上忙得喘不過氣來，氣喘喘着跳舞，絞盡心血換來的錢揮霍一空，明日再蹈舊途前進；活着一輩子，不盡一點生的意義。這種人生不能叫做「生」，只是沒有死罷了。正確的人生，必須是自由自主的，能操縱一切，超越一切，而不會滾入物慾的漩渦；其身則為向上的，超脫的，生動的。這樣才有生的意義，否則，等於行屍走肉，醉生夢死，那裡還有人生可言。

學問隨着時代的變遷，其立論的據點，也隨之更易。所以派系繁多，學說瑣碎。這點，人生哲學尤為顯著。因為同一地點，同一時代中，亦幾於各人可有不同的見解，古今中外的聖哲，偉人亦各有特殊見解，現下為便於簡單敘述起見，就眼光的寬狹，境界的高低，分為個人的、非個人的，人群本位的及生佛同體的幾種人生哲學。

個人的哲學

無論什麼時代，個人主義總是盤據在人的心窩裏，至近代則此種思想益見發達。英國人有句俗語說「天助自助者」，又說「信實是頂好的政策」。上一句則得堂皇些，其實即謂個人只有靠自己可靠。下一句則直揭穿道德亦利己之一手段罷了。中國也有句「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個人主義的代表者，有中國的楊朱，他說：「損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西洋的霍布斯，他謂：「所有的道德規律，都是為己的。例如親愛與友誼，不過是希望他人對他親愛，對他幫助，有同樣的回答。個人

主義的人，有生命，財產，身體種種的自由要求；要求是一種權利，故這種人生觀是以權利為本位的。所以看個人利益很認真，怕他人向他剝奪。

依常識判斷，個人主義是毫無立論根據的。試看，最貼身的衣裳，不可稍缺的飲食，乃至其他生活必需的一切東西，那件不是社會供給的。延續生命的物質，都是社會人群供給你的，如何個人可脫離人群而生活呢？個人主義者，蔑視這點事實，懷着自私自利卑劣心理，獨自盤算滿足自己的慾望，一方用盡手段壓迫他人於下層，自己則旁若無人地聳立着高談人生；這未免太武斷了。

再說：一般所注重的道德，都帶着社會性。從前以為德性是由內發，而非外鑄的。據現代的看法，這些東西，皆由社會的經驗，及知識引生出來的。許多所謂不道德者，其實，只是社會裏一個傻子，與社會大眾不相容；所以這個人，遂為社會所不齒。這個不道德的觀念，當初是客觀方面製造出來；若把一個人提到社會以外，赤裸裸地橫行闊步，在沒有人理會的去處，慕天席地，翻來覆去，還有什麼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所謂善的、惡的、好的、不好的，至少是有與之對待的人，並批評他，責備他的。

我們從精神，物質兩方面看，知道個人不能離開人群社會，既然如此，還可自作聰明，高傲的獨談人生嗎？這是單純的淺陋的對人生的看法，我們當及早廢除的。

非個人的哲學

非個人的人生觀，在於他認識個人的自己以外，尚有一個較高於我的存在。非個人的人生哲學，又可從其範圍的寬狹，再分為：家庭的、鄉黨的、國家的種種。以一家為最後目標，為家庭的光榮，家計的寬裕而不惜犧牲一切。立

志做事無非為光宗耀祖，造福兒孫。娶妻育子除了繼續家系，怕被譏笑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外，再也找不出所以來。中國自古以來，家庭觀念特別濃厚。如韓愈之流，以「相生相養之道」為正法，並認為「相生相養」的為真端，大振旗鼓攻擊外教。這是何等尊重家庭主義的！鼎鼎大名的歐陽修，都免不了為追封三代而為國效忠的慾望。蘇秦為什麼發憤讀書呢？也無非想實現家庭主義人生的目的。所以他封相回家時，慨然說道：「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在世，勢位富厚豈可忽乎哉？」如是永久被儲在家庭的囚牢裏，終生不能伸頭探望，時間有限，忽忽數十寒暑，許多事情還沒有弄明白，身子已經先壞了。少年時受父母的撫育，大了，養自己的兒女，畢生努力，僅博得家親眷屬的幾句讚語，都覺喜氣洋洋，謀一日的三頓飯，寒暑兩件衣，知道這點外，其餘都莫名其妙地過去。如是莫名其妙而來，莫名其妙以去，這就是人生。

眼光遠一點的，看穿家庭的狹小，要進一步，求利益廣大些，聲譽亮些的有鄉黨主義的人生觀。楚項羽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英雄；他的腦海中，因有鄉黨的人生觀在裏面載沉載浮，以致影響他的畢生大業。當他渡過一切艱難，事業告成的時節，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的觀念所引誘，不都關中，而都彭城；繼則，中劉邦明燒棧道，暗渡陳倉的詭計，招來四面楚歌的後果。其次，垓下一敗，想渡烏江，低頭再思時，受「無面見江東」的鄉黨主義人生觀慙慙之下，終於演了一幕英雄氣短的悲劇。

具有國家民族主義人生觀的，便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既不會迷戀家鄉，更不會特重家庭。始終以國家民族為依歸，為國家民族的安全，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古代西洋史上的斯巴達人，以三百名軍隊，抵禦來侵的波斯二百萬大軍，未戰已知必死，而毫不喪心，會戰於塞木披黎，結果，沒有一個生還的，也沒有一個投降的。他們何以有這種精神呢？

皆因他們的人生哲學能操縱他，鼓勵他，使他覺得個人頭顱掉下事小，國家存亡事大。又如中國明代的鄭成功，不顧父親鄭芝龍的死活，毅然起義抗滿，當他的家鄉（閩南）不久失守的時候，就不避一切艱難，渡海來臺。寫下中華民族史上，抵禦外侮的最光榮的一頁。他，寧肯大義滅親，遠離家鄉，不能坐視國家民族的淪亡，這又可見國家民族主義的人生觀念，顯然是高於家庭及鄉黨的人生觀。

人羣本位的人生哲學

高於國家民族主義的，便是人羣本位的人生哲學。這是不分國家民族，對整個人類，都一視同仁。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代表這人生哲學最得讚譽的，莫過於中國的孔子，墨子；西洋的蘇格拉底，耶穌。其他，如功利論，及近代韋伯人羣和平組織等等，都可說是基於這種主義的。孔子會把中國古代聖賢的道德條目，歸納出來一個最高道德的體系，這體系的基點就是愛。孔子叫他作「仁」。他解釋仁的意義說「仁者愛人」。仁的涵義有二：即忠與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他從「一而仁，一而興仁」着手，達到「天下歸仁」，實現大同世界為最高理想。希求世界大同，就是希求全人類得享康樂美滿的日子，這是多麼可歌可頌的崇高悲願！墨子的思想，從實利主義出發，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反對戰爭，提倡非攻。他的兼愛主義，也是人羣本位的。

蘇格拉底學說的標幟，便是「智識即道德」。哲學中含有倫理學的要素；換言之，却是智識中含有道德的要素。所以他說：人生的目的，就在選擇並且實行普遍的善，而去個人的善，要普遍地愛人。耶穌以博愛為人生準則，愛敵人如愛己，因為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子哩。

功利論以快樂為人生目的，這點我們雖不能完全贊同，但它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利人精神，頗值得欽佩。其次談到自由主義的民主各國，現下也不分種族和國界，共同聯合抵禦毀滅人類，

奴隸人羣為快事的野蠻國家，這是以全人類的安全為本位，以行動實現理想的。

以上，就境界的寬狹，略述幾種人生觀，從個人的以至人羣的種類雖不同，見解各異；但，不同之中，却犯着一種同病；即是，免不了「我」的執着。人的自私自利，絕不是上天所賦予，從腦袋至腳跟兒，連皮帶骨拆開看，那一塊是「我」，生前與死後那一處有「我」。然而，人則不管青黃赤白無一瞬間不帶着我的執着。對人則偏着自己，對異類則偏着同類，愛國則要和別的國家打仗，忠於自己階級，則要將不同階級皆看做敵人，非壓他在下層不可。極端個人主義，及國家主義的人，以別人的血肉去換取金錢，土地，填滿自己的寶庫。如二次大戰前的納粹，自誇是優生種族，揭起領導世界的野望，大肆發動戰爭，後來，侵略的美夢破碎了，留給後人的印象是什麼？收起戈矛一看，却是白骨遍野。現下的蘇俄，豈不是再蹈他覆轍的嗎？

就是人羣本位的人，都常恃自己的尊嚴，對他類動物，則施毒手虐待，鞭撻，殺戮。這種觀念，全是公平的反面，而人則怡不為怪，並且以為是很合理的。有幾個人肯把自己提開，以旁觀的地位，看個明白。何曾有個萬能的造物者叫人們喫麵包之外，又要肉要魚。然而，人則以為魚肉等等，似乎專預備給人喫的，幾千幾萬的日日屠殺。以「我」為中心的人，却看所有對象，都是自私自利的。推此心理，解釋又解釋，大地儼然是一個戰場，各不兩立的弱肉強食在那裏一天到晚不斷地互相吞噬，暗無天日的慘酷世界，已有許多人，相信這是確定的事實了。人羣本位的人生哲學家，雖發動救人

茲聘
本社編輯委員煮雲法師為駐
鳳山分銷處主任
人生雜誌社謹啓

燈塔 力青

迷霧的大海，
使你不敢放膽猛進。
波濤的湧湧！
使你擔心著生命的危急！

咆哮的颶風，
使你驚心動魄而失魂！
暗無日光的一片黑，
使你認不出平坦的歸途！

人生不幸的遭遇；
到此終點吧？！
唉！不能，不能！
鼓起最後的勇氣掙扎吧！

掙扎吧，同志！
終有一天是我們光榮的日子！
前進吧，不要灰心；
前面就是我們的救星——燈塔：

永清玉潔，
一點兒的塵氣沒有；
風平浪靜，
一點兒的動盪也無；
宴坐的禪師默默的在說法，
冥頑的岩石暗暗的點點頭，
花兒解意而跳着妙舞，
鳥兒徹悟而唱着清歌，
驚嚇了白天的蟬兒停聲，
恐懼了夜晚的青蛙不鳴；
這時光，
這境地，
永遠是那樣的潔淨！
永遠是那樣的靜平！

禪境

如風

生佛同體的 人生哲學

但，結果並不美滿。所謂「博愛」只是愛人，所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也不過是多數人的幸福罷了。芸芸衆生，幸福何在？

印度的釋迦世尊，經過數年的觀察，思考後，深深地體證到這點，他認為同樣出生為衆生的，不應該互相侵害，殘殺。一切衆生，皆循業報輪迴的法則，獲現在的假身，我們雖看到形相有四腳的，兩腳的，直立的，橫立的；但，本質上無絲毫的差別。所有生物，皆因變化流轉，本覺昏迷，故各不相識，其實，都是同胞兄弟。

從前極聰明的人，都免不了有一種愚蠢，極道德的人，都免不了有一種罪過。就是把我們的「人」抬得太過分了。於知識上，犯了太淺陋的毛病，於思想上，犯了太自私自大的過失。總之：看重自己，蔑視其他。最初，對雙腿，兩條手的同類的東西，尚存一點同情，對畜類則給牠一個極不平等的待遇，而自己則以為高貴不過的。久而久之，偏私，我慢的執著，慢慢增長，排除異己，攻擊他人，侵略別國的惡念，油然而生，人類社會的慘劇，由是演成。

有人一聞我們人類，不過和其他動物一樣，便不大高興，這可就有點頑固了。號稱哲學家，還主張智能只有「人」纔有，其他動物，不過能發表本能情緒，而不能思想。但是，現在已有人證明，犬馬也有計算的智識，且有抽象的思考力，鳥類智力之發達，更為人所共知。即是蟲類軟體動物，亦具有此等能力者。可見，智能人所獨具之說，已不盡可信了。人類在佛說的六道中，比畜生的地位高，當然，智力，思考力，想像力較為進步，並知道禮義，德行等，除此，再找不出有何異於畜生的了。理解這點，就懂得向在大撒「六畜人所食」的謊話的人，是何等的冥頑不靈，愚昧無知，其他像捕風捉影，虛無縹緲的廢話，亦可以少談。

釋尊的人生哲學，不僅說畜生與人，本質是相同，就是「佛」，也不與畜生有何差別。畜生與佛（覺者義）的界限，是在於覺與迷，換句話說：即是程度的差等，而不是性質的不同。所以說「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出大方廣華嚴經）。釋尊的人生哲學是佛與衆生平等的，同體的，以衆生的苦為己苦，以衆生的樂為己樂。所以又說「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出維摩詰所說經）。這是以整個有生物為對象，務使無數衆生離苦得樂為最高目的的人生哲學。是故，他的「愛」是真博愛，他的「仁」是大仁，他理想的世界是真正的，廣泛的大同世界——即全體衆生同樣地享受自由與平等。

四二、四、二三大湖

澎湖

（上接二頁）

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白聖法師，為策勵澎湖佛教徒組織佛教支會，日前特由臺南飛抵澎湖，分訪該縣縣長及有關機關洽商；同時並應當地各界敦請，每晚八時起，於該地北極殿前廣場作公開演講佛法三天。第一晚講題為「甚麼是佛教？」第二晚講題為「佛教是人的救星！」第三晚講題為「佛教的因果律。」聞每晚聽衆均有七八百人以上云。

鳳山

鳳山佛教蓮社，自從煮雲法師主持舉行皈依儀式一次，而每次參加受戒者皆有數十人，法緣之盛，於此可見一斑了。現該社每逢星期六，請李選老居士宣講地藏菩薩本願經，星期六則由煮雲法師領導念佛，並開示念佛要義，聞每次均有二百餘人參加。每星期日晚上並由煮雲法師作通俗佛學講演一次，聽衆無不歡喜讚歎云。

玉琳國師
(續四)

脚夫

五、歸真反璞

天亮了。

王小姐把房門打開來，見到外面像止水一般的沉靜。

了。娶媳婦們昨日辛苦了一天，睡
得遲，大家心裡總以為新婚的夫婦都
做着甜蜜的好夢，起得太早了反而驚
吵他們，所以，雖然天亮了，全府中
還是寂無人聲。

王小姐不假去叫醒他們，自己祇簡單的梳洗一下，又在暖壺中倒了一杯茶遞給玉琳：

「小姐！我想這時候你

去吧，」玉琳望窗外射進來的朝陽，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祝福你自己珍重，令尊和令堂那裡我也不便去說什麼，一切請你多多致意好了」。

「不！玉琳！我想你應該等我見家父母以後，你再走！」王小姐

昨夜一時感情激動，所以萬念俱灰，但這時看看玉琳俊秀的面孔，又想到他有着一顆別的男子所沒有的潔白無暇的靈魂，她的眼眶中又含滿了淚水。

「萬一你的父母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怎麼辦」？玉琳擔心着，但他又坐在位坐下來。

璵自己的心中，是有數，他並不怕她的父母不允許，而是怕小姐沒有死了這條心，雖然是自己現時脫身走了，但小姐在家中一樣的痴想着他，那又何必到宰相府中來招贅，來多此一舉呢？

所以，玉璵在未走之前，還想考驗一下王小姐的情感，他要她完全熄

滅了愛慾的火燄，才能安心的離去。

然知道不敢再纏繞你，可是，我又好

像捨不得你離開我」！王小姐畢竟不是一個學道多年的人，昨天夜中跑香

「這是你還在給感情的迷網束縛的關係，你還不能跳出感情的藩籬。你應該知道，就是爲這一念之差，就

是爲這一點情執，我們的慧命往往就被這些危害的！」

多情，像五月的颱風，瘋狂的要捲去

他不動搖的意志。但他比一般人強的，就是他知曉懸崖勒馬，他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個智者，往往在要緊的關頭，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王小姐低下了頭，她又開始在情感的漩渦中掙扎，她愛真理，又愛王

「玉琳！你向道的熱心，與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很敬得，我已經承認得她的，所以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她對玉琳提出了新的意見：

過你，我不會翻悔，不會把你拉進你所認為是苦海的中間來，我現在極願意踏着你的後塵邁進，不過你也要稍

爲和順着想一下，你走了，我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出家呢？即使送進一個大廟堂裏去，但那個時候雖是我出家了，而沒有人指教，出家後不懂佛理，那出家有什麼意思呢？假若你願意的話，我設法建築一座寺院，你不要再回去當那很苦的香燈師，這座寺院交給你

管理，你說好嗎？」？

「這是不可能的！小姐！」王萊斬釘截鐵的回答。

「爲什麼不可能呢？我雖然不敢依仗父親的勢力與金錢，但建一座寺

院養活幾個人，這一點你可以放心。」她誤會了玉琳不可能的意思。「我不是說的這些！」玉琳很感
到這個問題難以應付。「你還有什麼覺得爲難呢？那時

候的一切由我照應，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又可以向你請教，你就可憐可憐我，答應我的這個要求吧！」

王小姐的一股癡情，還沒有完全捨去。

「那不合出家學道的精神，既然發願出家，是不能爲自己福樂着想的，而且我和你們在一起，好像也很不慣似的，我請小姐不要這樣想！」

「照你的這些話聽起來，你好像今後見都不願見我了，難道我就是這

「那裡！那裡！小姐！你不要誤會！；玉森恐怕弄巧成拙，因此趕快來。」

改換口氣說道：「你的一片誠心美意，我並非不知道，不過，你要明白，出家學佛，要難行能行，既然捨俗出

家，這就是偉大的行爲。如果沒有犧牲個己自在福樂的決心，沒有真正去爲苦惱中衆生服務的悲願，如何才能達到出家的目的？假若說還是和一般兒女情長的人一樣，你想，出家的神聖任務，如何才能完成？」

玉琳莊嚴的言語，又像簫鐘一樣的敲着王小姐沉迷的心靈，她坐在窗

的嘴角泛起了深沉的哀愁，她沒有回

答玉琳的問話，只有一聲深長的太息。

「小姐！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應該知道，昨天這房中桌子上的花瓶裏

謝，枯黃！昨天點的一對花燭，這時
的火光也將微弱熄滅！誰敢保證我們
的青春永在？誰能說我們的生命久長

？所以聰明的不會愚癡，不會空過了寶貴的青春與生命，『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我希望小姐

要用智慧的眼光來判別，要有勇敢的精神向新生的前途邁進！不要爲一念

「你的話我完全懂得」。王小姐皺着眉頭，咬着嘴唇。

「我不過是希望你常常指教我。」

「只要你是真心覺悟，這些問題在範圍之內都可以的」，玉琳看看時間不早，一心想脫離此地，而且初步也努力了，只得用亂的心緒，

「那你就去吧，家父母起來的時候我會向他們解說，我願意一切的苦難都來給我承當！」王小姐終於是覺

「那麼，我去了，你自己保重！」玉琳像白玉似的歸真反璞了，當他走出大門的時候，聽到翠紅了鬢的聲音在和小姐說道：「小姐呀！你醒得很早呀！」

（本章完，全篇未完）

念佛生西

的鐵證

莫佩嫻

生死是人生的根本問題。我們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這話在一般沒有信仰佛教的人聽來或許以為只是佛教家的理想，但是在筆者却認為是很平常而很有可能的事實，因為筆者的父親曾經把下面的一段話對他底朋友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所以筆者「耳熟能詳」，現在不妨就在這里向各位讀者報告一次，希望各位藉此機會來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有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這回事。

家父在年青的時候受了廣東督軍陳景華破除迷信神鬼，崇拜偶像的影響，對於一切鬼神不但深信不疑，而且步陳氏底後塵，大事破除迷信宣傳。可是在二十四歲那年準備回家鄉結婚的時候，在三天前祖母忽然間死了。這可使父親不但新郎做不成，而且還要披麻戴孝！這就是下面這一段故事的開端。

在祖母去世以前曾發心學對門三叔母念了一年阿彌陀佛，後來到祖母臨死的時候，三叔母就用着十分莊重的口氣對家父說道：『××！我知道你一向是頑固不肯信佛的，不過今天是你母親的最後關頭，我做兒女的不得不盡點勸告你的責任，做兒女的在父母臨終的時候要大聲替她念佛，求佛慈悲加被令她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享樂，以盡為兒女的孝心，聽見了沒有！』那時父親暗想道：『母親一生都是信佛念佛的，我自己雖然不信，但是做兒女的要盡最後一點孝心，不妨就順從三叔母的話替她念佛吧！這反正是不會吃虧的。』於是便在祖母身旁拚命的放開喉嚨大聲念了兩個多鐘頭的「阿彌陀佛」，同時還說了許多安慰祖母的話：『佛來迎接你哩！空中有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阿彌陀佛大放光明哩！』其實這只是在父親故作安慰的話而已，並且在父親心裡還抱着一個「那裡有神，那裡有佛」的念頭。可是說來奇怪，祖母呼吸斷了之後，屋里的每一個人，都吸到一種異香，但不知道香從何來？同時還聽到屋頂上空有隱隱約約的音樂聲，其音樂的聲音是：『嗚呼！嗚呼！嗚呼！』這與世間的山頂上吹來送殯的樂聲，於是便跑出門外繞屋察看一周，根本找不到樂聲的來處，隨後又爬上牆頭看看屋頂，却又找不到樂聲的來路，便只好回到屋裏坐着發悶。可是這時使人輕快的音樂又依然在空中響起來，家里的人面面相覷，或看看屋頂，或看看四週，大家寂然無聲，不敢亂說一句話，因為他們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同時筆者的二姑媽聽到祖母去世的噩耗，就立刻從鄰鄉「那洲地方」奔喪歸來。當她看見祖母的舊包袱（帽子上）還沒有脫下，就叫別人給她換上一頂新的。當舊包袱脫下的時候，祖母的頭上就浮起了一陣大煙，這煙比煙筒裏食煙的人口裏噴出的一樣，但比煙筒裏食煙的人口裏噴出的一樣，更熱更燙，像火袋一樣。這還算不得什麼，最奇怪的是當天下午四時，有一丈多寬，竟持續三小時那麼久。

那時家裡的人老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對於那光圈簡直是莫名其妙，因為她一生都是為別人推測吉凶的，但是這次她却搖搖頭回答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唔！那不是真的過癮怪事嗎？」

晚上八時許，唐工來了的時候，父親就幫忙捉住祖母蓋着的被褥，將她放下去，這時竟覺祖母的全身，像火一樣，到了半夜把祖母的全身，却一樣，到了半夜把祖母的全身，拉來，她疑問道：『是誰人將她底手放上的？』於是父親底心裡慌起來了，因為他怕會「屍變」呢！幸得一來了，他就不過問，於是給祖母的手上安了，以不致被頭上心裏的猜測，因為他係事，間上，致，真的事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以致失了真，實情受到誤解的影響，笑着金花第二天祖母的相親正是一面，我從容不迫，她的相親正是一面，一定沒有假，她的相親正是一面，現在上面所寫的，都是真實的事實，者，再引一段與這事實有關的文字給讀者看：『阿彌陀佛，大師的西方有萬國，業，放光接引，垂手接引，諸聖賢，合諸衆生，見者聞者，歡喜感戴，前，西的事實，無有可疑的了。』筆者祖母生念佛生西的鐵證了。

本刊收支報告

一、六月份

一、收入項	
一、董事費	一、二〇〇〇
二、讀者捐助	一五〇〇〇
三、訂刊	三九〇〇〇
四、售刊	二九〇〇〇
五、前存	二、一九三二〇
共入	四、〇六二〇〇
二、支出項	
一、印費	一、三四四〇〇
二、封面紙	五〇〇〇〇
三、用報紙	三三〇〇〇
四、編輯員車費	一〇〇〇〇
五、郵資雜費	二八八二〇
共支	二、五六二二〇
結存臺幣	一、五〇〇〇〇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七月五日出版

社 長	
南	東
發行人	
南	東
主 編	
南	東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悟初亭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
訂 全	
年	本省臺幣貳拾元
價	海外港幣拾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